

一代人的“统一发型”

旧影重现

我自幼痴迷理发,少年时便笃定“发型即脸面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军入伍,初到部队便满心牵挂:头发长了咋办?营区有无理发店?老兵笑答“头等大事,部队岂会不顾”,可我转悠数日,连理发室的影子都未寻到。直到新兵连一则通知,才揭开这段“理发往事”的序幕——那不仅是一次头发的修剪,更是一段关于适应、理解与时代印记的成长旅程。



新兵连发出通知:“明天是星期天,凡头发长的战士抓紧来连部登记。”我兴冲冲跑到连部,接待我的老兵却让我先脱军帽,瞅了瞅说:“你暂时别登记,下个星期天再来吧。”我顿时没了兴致,追问:“为啥?”老兵语气平淡:“不为啥,就为你头发还不够长。”原来,当时部队每个连队仅一名兼职理发员,且只有星期天或节假日才义务为战士理发。为避免“扎堆”来不及,理发员会提前把关,按头发长度决定是否登记。

那些担任兼职理发员的战士,入伍前大多不会理发手艺,多是入伍后“自学成才”,真正成“才”的寥寥无几,多数人只是粗通皮毛。况且他们还兼做工勤

员、物资保管员等工作,平日鲜少有时间钻研理发业务。好在那时的战士对理发手艺要求不高,只要能把头发理短、理整齐,便觉满足。

当年连队给理发员配的器具极简陋:手动轧剪、梳子、剪刀、围布,外加一件白大褂当工作服。理发场所也不固定,空会议室、饭堂、宿舍外走廊,哪里有空就在哪里理。被理者只能坐在普通木椅或板凳上,转椅、躺椅、大镜子、专用洗脸盆这类地方理发店的设备,一概没有。理完发若要洗头,只能自己去解决,刮脸、吹烫等服务更是奢望。起初我对这条件极不适应,但部队自有规矩,我只能慢慢习惯。

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发型。入伍前我理的是“二八开”,与头型严丝合缝。谁知第一次在部队理发,理发员自作主张给我剪了个“板寸头”,俗称“毛刷子头”。从连部整容镜里看到自己的“尊容”,我顿时火冒三丈,当场找理发员理论。理发员却不气不恼:“你是战士,每天训练摸爬滚打,头发不理短行吗?”听他这么一说,再看看其他人都理这“发型”,我心里的火慢慢消了——再想想,我们每天大部分时间戴军帽,发型再时尚也对外“展示”不了,只好接受。后来日子一长,发现这发型对日常卫生管理、野外训练确有帮助,不仅接受了,还渐渐喜欢上它。

[江苏·南通] 杨汉祥

青青秧田忆劳作

儿时和父母下地劳作,犁田、挖地、插秧、打谷、锄草等许多劳动场景渐渐淡忘,唯独与父母田间薅秧的记忆十分深刻。

记忆中,我学薅秧是从父母细碎的叮嘱中开始的。那是一个周末的清晨,天刚放亮,父亲就来到床前轻轻唤我。在父母的催促下,我一路小跑来到田间。我学着父母的模样挽起裤脚,将稚嫩脚丫试探着踩进田里,顿感一股冰凉涌遍全身,手臂上顿时起满鸡皮疙瘩。父亲见状,笑着对我说:“薅秧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,它是一门细致的手艺,靠的是耐心和细致。”母亲也来到我的面前,拿着一株稗草对我说:“秧苗的茎秆挺拔,叶片舒展,稗草的长势杂乱,根茎相对松散,最大的特点是叶片中间长着一道白茎。”父亲接过母亲的话题:“可别轻视稗草,它非常强势,若不清理,就会夺走秧苗的水肥,拖累它的生长。”

随后,父亲手把手地教我,示范俯身、探手、拔草、抖泥的动作,他的每个要领都做得轻柔又娴熟。一旁的母亲也跟着示范,皲裂粗糙的双手在青青秧苗间来回穿梭,眼神还专注着秧苗间的杂草。

夕阳西下,我静静地立在青青秧苗之间,眼望鲜活的绿意,还有身旁疲惫的父母,忽然间,我才真正读懂了薅秧的意义。

[贵州·安顺] 唐安永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19

此话一出,说得杨玉琼脸红了,不好意思起来。阎芳川笑骂妻子:“你没喝酒怎么就高了?开始说胡话了呢!”把嫂子说话引起的反应遮了过去。宴席照常进行,尽欢而散。

第二天早上,阎芳州起早,骑自行车把杨玉琼送到樊家湾站。玉琼上车时,阎芳州交代她注意安全,到家后别忘了煎服陈师太送的两包中药。两人挥手告别,相约各自回到三山岛部队后面见面。

在家没待几天,阎芳州害怕老爹关于“娶妻生子”的唠叨,又惦着施工关键时期的连队建设,就说部队有事,让他赶紧归队。

一听部队来信,家里也没法阻拦。母亲给他煮了几十个鸡蛋,让他路上吃,他嫂子对老母亲说:“咱家芳州肯定在家待不住,去嘉峪关找杨玉琼去了。”

老母亲笑笑说:“可不敢乱说。”

阎芳州回到连队,看到连队一切正常,申力明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,就放心了。忙乎工作之余,也有了自己的心思。自己马上就30岁了,老大不小了,小学同学、发小们,不少都儿女成群了。想起了“茕茕孑立,形影相吊”这句话,自觉就是描绘自己的形状。范兰枝确实不错,人善良,又漂亮,如两人合得来,南方人北方人又有什么关系呢?杨玉琼的话打动了,再不下手就晚了,就成了别人碗里的菜了。那就赶快动笔写信吧,或者写首诗,都可以

当面送给范兰枝。但信写了一半,诗还没有写,就犹豫了。事先没有沟通,这么突然来一下,会不会把范兰枝吓着,把事情搞砸?欲速则不达,还是缓缓好,等杨玉琼回来再去找范兰枝问问,如果人家真的有意,再写信写诗不迟。就把狂跳的一颗心按住了。

没承想,他没写信去找范兰枝,范兰枝却找上门来了。范兰枝打听到阎芳州、申力明都在,就到十一连连部来了。

阎芳州、申力明正研究工作,范兰枝走了进来说:“都在呀!没打扰你们工作吧?”

两人站起让座,问范兰枝何事来访。范兰枝从包里掏出一张录取通知书,说:“我考上武汉中南矿冶大学研究生了,很快就要去报到,是来向指导员和连长告别的。”

阎芳州、申力明听到范兰枝报考研究生并被录取,很是愕然。一是我国1979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后,前几年考研究生的人还不是很多;二是范兰枝是浙江小分队的骨干和范兰亭的帮手,在队里有很重要的作用。正在她发挥作用的时候,她怎么考取了研究生离队而去呢?

对于这一点,只有范兰枝心里最清楚。考取研究生固然就是为了提高自己水平和素养,以适应新的科技需要,但更重要的考虑,却是摆脱队里一些男人的纠缠,特别是那个小宋,天天给她送这送那问寒问暖,她又不好拒绝,别人以为他俩在搞对象,其实是被“对象”了。她也听队里那些男人讲,若小宋不行,就换一个人,搞“接力赛”,无论如何不能让肥水流到了外人田里。

待续